

人们对未知总是怀有恐惧，而恐惧中往往又夹杂着几分好奇，所以，悬疑小说总能够激起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如果说让读者评选出心中最好的悬疑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名字大概率是逃不掉的，他的代表作《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几乎一年一部新作的写作速度不但满足了悬疑小说爱好者追番的满足感，也为自己博得了读者们的好评。

东野圭吾的火爆不仅与作品有关，还和其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大关联。在读者的印象中，悬疑小说作家的身世就和其作品一样高深莫测，他们习惯于刻意地包装，喜欢给自己编造一些神神秘秘的故事，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意识地掩藏自己的行踪，而东野圭吾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丝毫不避讳自己平凡的出身，也不会回避自己曾经失意的时光，他喜欢将自己的一切告诉读者，似乎他就是生活在你我身边的一位普通大叔，平平无奇。

悬疑的情节和简单的生活在东野圭吾身上形成了一股张力，读者读东野圭吾，吸引他们的除了高智商犯罪，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烟火气。东野圭吾写犯罪、写悬疑，其实写的是人间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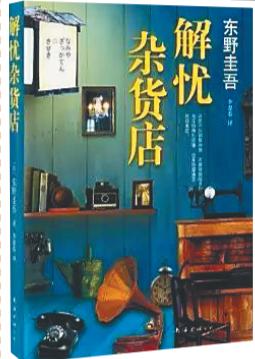


《秘密》



《白夜行》

《新参者》电影海报



《解忧杂货店》

东野圭吾缘何这么火？

文本刊特撰稿 吴辰



东野圭吾

邻家大叔的逆袭之路

如果不是因为会创作，东野圭吾就真的只是一位邻家大叔。

1958年，东野圭吾出生于大阪的一个钟表商家庭，家庭状况不好也不坏，东野圭吾的成绩也是不好也不坏，努了努力，他用了两年时间考上了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大学生活过得自然也是普普通通，以至于连他自己也回忆不起来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写上一笔的，自传中，他称自己为“山寨理科生”。

毕业后的东野圭吾成为了一名企业工程师，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也许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写小说，东野圭吾一共工作了四年多，工作业绩并不优异，却每年都能写出一部小说来。平凡的上班族有着一个不平凡的目标，东野圭吾坚信自己能够获得代表日本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的江户川乱步奖，于是，他一步一步地逼近这个目标，从入围预选到入围决选，再到获得奖项，前前后后，东野圭吾的出道之路简直走得不要太顺利。

获奖后的东野圭吾也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位被工程师身份耽误了的文学家，他毅然辞掉了工作，前往东京寻求发展。然而，现实总是那么骨感，十年一觉东京梦，东野圭吾在这座国际大都市里迎来的并不是事业的发展，而是惨淡的人生和高额的房租。也许这就是这位邻家大叔的过人之处吧，即使是在文学事业的最低谷，他也没有放弃过写作，在东京街头的书店里，为了造成自己很受欢迎的假象，东野圭吾曾经自己掏腰包来购买自己的作品，说起来也是让人笑掉大牙，但这背后的辛酸除了东野圭吾自己谁也不知道。

也正是由于生活的磨砺，十年过去后，当东野圭吾用他的《名侦探的守则》和《秘密》等作品震惊整个日本悬疑小说界的时候，他的文学世界里的内容早已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限度，而世态炎凉也给东野圭吾以无限的创作动力，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的创作高峰期里，他以平均每年三部的速度出版着他的著作，甚至一度被称为“小说印刷机”。

在成名之后，东野圭吾也丝

毫没有“名作家”的架子，虽然他不太在公众面前露面，但那只是由于他需要大量时间进行创作，见过东野圭吾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简单而平易的人，他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作为下阶段创作的参考。

正是因为如此，读者们才会如此喜爱东野圭吾，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平凡的人如何通过努力实现理想的过程。

字里行间的人情冷暖

读东野圭吾的小说，不但能够体验那种抽丝剥茧的推理过程，还能感受到他对于世态人情的深刻体察，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写推理、写悬疑都不是东野圭吾的目的，他的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是一段令人不禁唏嘘的冷暖炎凉。

在东野圭吾以《嫌疑人X的献身》斩获日本文坛最高奖项“直木奖”时，授奖词中写道：“他将骗局写到了极致”。骗局的极致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性，故而有评论者称“人性有多复杂，东野圭吾的书就有多好看”。

所以，东野圭吾喜欢在他的作品中呈现一出由人性引发的社会悲剧。《嫌疑人X的献身》中，杀人的借口居然是爱；《白夜行》读到最后，会发现书中爱情和社会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环境的冷漠；《恶意》中作家之间因为嫉妒而互相倾轧的事件则很难说不是东野圭吾在文坛摸爬滚打的经验之谈；甚至是《解忧杂货店》，看似不可思议的剧情背后其实所要表现的也是人世间的无奈与救赎。

东野圭吾善于写人性，这和他在东京的落魄十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座都市繁华的外表下，只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它的薄凉。来东京之前，东野圭吾的悬疑小说有着倾向于“本格派”硬的风格，尤其注重推理过程，而经过了东京的摸爬滚打，他的笔触则更多带有“社会派”的深刻。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难熬的，谁能撑得下去，谁就能看到曙光，正当东野圭吾事业即将好转的时候，妻子却再也受不了这种艰苦的生活，离他而去。1997年，东野圭吾离婚，在他的创作历程中，唯独

这一年是一片空白，而在这之后，东野圭吾再次迎来了事业的高峰，重新回到文坛的东野圭吾已经是一位40岁的中年人了，那些青春和热血都渐渐地沉寂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社会、对人性的批判。很多读者都发现，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幸福的家庭，故事中的夫妻，关系常常是紧张而复杂的，特别是《白夜行》，家庭生活的不和谐甚至成为了一切悲剧的根源，显得触目惊心。

东野圭吾的小说里有多少是虚构，而又有多少是他所经历过的内心真实，没有人知道，就连东野圭吾本人也未必知晓他为什么在小说中要呈现出浓浓的“恨意”，但是，任凭谁也察觉到，东野圭吾的小说中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陷入困顿的人物形象背后，大都有着他本人的影子。

为读者搭建发泄的空间

读者喜爱东野圭吾，东野圭吾也同样心里装着读者，他曾经说“现在的我，会尽量写出不分男女老幼，即便不爱推理小说，甚至不喜欢阅读的人，不管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有趣的作品”，“有趣”几乎成了东野圭吾下笔时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

面对生活的压力，读者们最需要什么？东野圭吾毕竟是过来人，他发现相比那些长篇大论的说教，读者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发泄。于是，东野圭吾用自己的创作为读者们搭建了发泄的空间，读者们经过层层推理之后，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中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处境。

这也是为什么东野圭吾的小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翻拍成电视剧的原因。读者们想看那些在尘世中左冲右突的男男女女，看他们的挣扎与救赎。读者们喜欢东野圭吾的作品，其实是将其当作一面镜子，在镜子中折射出的却是自己的一生。

东野圭吾知道读者们想看什么，他也知道要为读者们而写。同是生活在这动荡的人间，唯有经历过黑暗的人才能互相理解，东野圭吾的作品不但是写给读者的，也是写给自己的，以作品为桥梁，作者和读者都不再孤独，他们相识，并始终站在一起。固